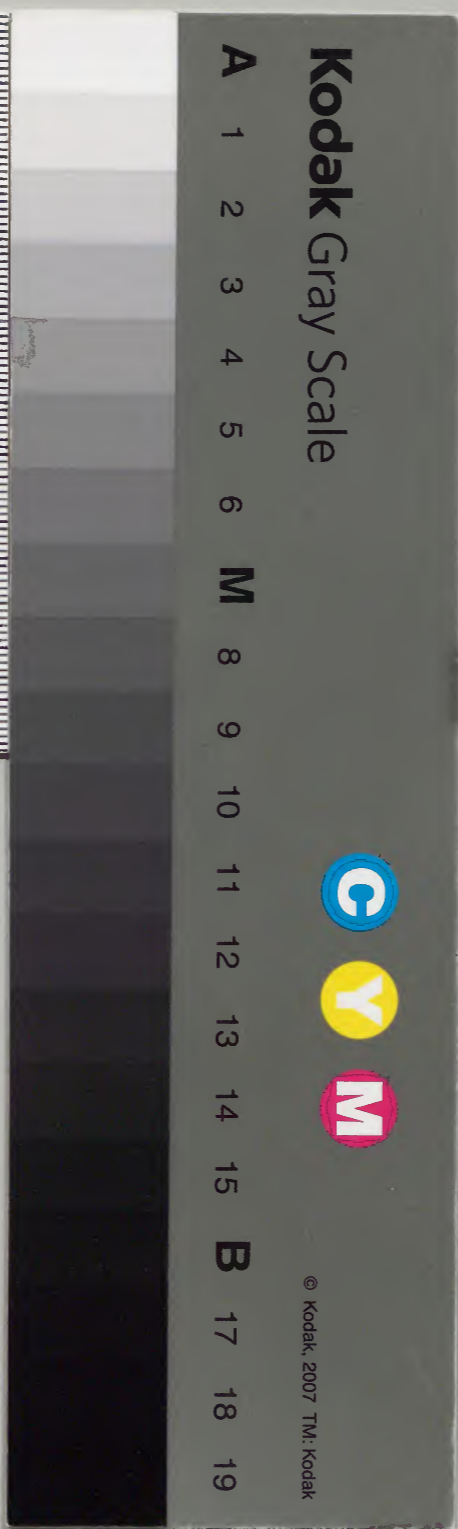


尚書正解

漢書門			
九	八	一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98
冊數	12 (2)
函號	273 1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
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
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
四海者爲何事耶？

合參史臣稽考古大禹而曰禹爲舜臣，治水成功以祇先之德，若爲弼教之
施其文命已敷布四海之內，宜若可以已矣。猶以治不怠亂安不怠危者，帝
舜之心也。于是敬承其美意而陳謨于帝焉。

析講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乎上言其致治之盛，下言其保治
之心，文命主德化說而實本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弼理中來敷于四海
卽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也。含政已又民已化意，祇承句內亦寫下交行政
化民意說禹陳謨而曰祇承者，進言雖在于禹而欲保治於無窮者，舜之心
也。祇者禹貢難之恭，陳善之敬也。當此之時，秦曰文命雖就禹道，言所以

獨爲上蓋從文明之德，匪出者也。根治水成功來故云敷于四海祇
是保治然玩竟一節，仍有圖治無窮之意，不日知其文命之敷也。張
若曰祇敬是禹一生心事，舜相傳只是一般而保治無窮舜禹之心亦只
是一般，卽啓賢能繼禹之道亦是此一敬相承處。

曰后克艱厥后，克艱厥政，乃又黎民敏惠。

曰以下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
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
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
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合參大禹陳謨，日人君以一身總庶政，統萬民，須夙夜兢兢，實有以勝其爲
君之難，人臣爲君圖政代君治民，亦須夙夜兢兢，實有以盡其爲臣之難。上
下交修如此，然後朝廷之政事乃能綱舉目張，治而不亂而黎民之得

感者始速化於善也。克艱之不容已如此，可以又命既敷而生易心。步
机講此禹祇承於帝之謨也。克艱內當指圖政治民說。曰克艱者不徒知其
艱實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又二句平說。繫承君臣克艱來。乃字敏字俱重。
曰乃者言必克艱而朝廷政事乃能修治也。曰敏者言惟克艱則天下黎民
自然速化於善也。二句不可說效。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陳大猷曰克
艱乃政化之本原。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阻其弊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
曰克也。政乃又者見得必皆率作。臣奮庸而政事始燦然就緒也。民敏德
者見得必結建極。臣宣化而民始翕然向風也。有其責者可不克艱乎。袁
了凡曰石克一句雖對還重在責難于君上。克艱須說以今日之治未有不
忽為易者。必焦勞危懼如負重行。遠常若不勝方為克艱。馮具區曰政乃
又一句一語重在民上。益行政所以化民者。今政能至于修治而黎民
是敷於德也。亦只從

帝曰命元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

廢國。惟帝時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
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
此。而惟克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
艱於此。亦可以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
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合叅帝舜聞禹所陳之謨。即應許之日。汝謂克艱可以致治。斯言誠然也。若
臣信能盡克艱之道。則必有以廣延衆論。俾凡裨政庇民之策悉得上達。而
無有隱伏。必有以悉致羣賢。俾凡懷修政長民之畧者皆得在位。而野無遺
逸之賢。必有以造福斯民。使萬方之廣無不被善政。而安居樂業。速化於德
矣。克艱之效其大如此。然此豈易致哉。蓋從善非難。而舍己以從之則甚難。

卷之二 虞書

必其忘私順理之至稽考于衆以求其言即能舍己以從其善然後嘉言罔
伏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甚難必其愛民之至直至鰥寡
孤獨無告之民皆施之以惠鮮之恩而不忍虐害之然後萬邦咸寧也用人
非難而欲困窮之士一無所遺則甚難必其好士之至困窮伏處皆在所舉
而不致廢棄之然後野無遺賢也三者惟帝堯能之其艱可見矣
析講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俞者然其克艱則政又民
化也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克艱也嘉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於
政又民化而已也稽于衆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歸上三
句要發得艱字意出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于其中論效則得
人而後宏化故咸寧次于無遺論事則養民以致群賢故不廢次下不虐
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觀衢室之問其咨之嘆側陋之揚可見曰虐曰廢非
必暴虐廢棄之但哀矜憐憫之心一有不到處即是虐之廢之也

已從人與稽衆無不先其言也惟帝時克重一克字時克事上說
不以爲艱無時不見其克此亦指帝堯心上說不在帝堯事上說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
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
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盡也克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
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
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
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倒爲甚明
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
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
贊堯爲是

合參益因舜以克艱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曰美哉帝堯之所以克艱者
由于德盛也帝德如何無一理之不備如天之溥博而無外且無一息之或
間如天之行健而不息惟其大而能運所以變化不測之妙有不可以一端
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而言之不思不勉固聖矣而聖妙于無迹莫能測
度又何其神也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者言之固武矣而英華宣著煥然
有章又何其文也乃聖而又乃神則廣運之德妙于無迹乃武而又乃文則
廣運之德彰于有象矣帝德之盛至于如此是以皇天眷顧而佑命之使之
田蕪方而盡有四海命之以祿也由唐侯而為天下君命之以位也帝以盛
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艱之事惟帝能盡而克艱之效亦惟帝能致矣
紹帝而治者可不法其克艱以承天眷乎

折講都深嘆帝德之盛也廣運二字作冒聖神文武即堯之廣運處廣運二
字不平須在堯身上言不可涉治化上去惟其大而能運是以堯之
乃字正見其變化不測之意皇天三句承上說着命句下二句
之實末要得勉舜意○頓尊生曰皇天三句意亦從廣運來惟堯之
天同故命與德合奄有二句直說下天下君應后克艱后字見天不徒以祿
位界之正以克艱之任寄之方應惟帝時克句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
之處於善惡猶影響出之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合參禹曰天人感應之理甚可畏也君臣克艱實能順理而行則有政又民
化之言君臣不能克艱以致背理而行則有政亂民恃之凶此乃福善禍淫
之決然表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
析講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於帝也蓋有感於益
之言而發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兼君臣在內○陸寔府曰惠迪就是吉不待

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在順逆初起時耳。○汪伯玉曰。不日如影响。而曰惟影响。曰如則是猶此也。曰惟則吉凶由于善惡。惟影响之出於形聲。非自外來。實由中出之意。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佛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長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疑。身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佛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入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上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身修。義理昭著。而于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合參益勉舜曰。吁。帝其戒之哉。當其文命四敷。四方罔無可虞度矣。而危亡常伏于治安。傲戒不可緩也。所當傲戒者。何事如法度。吾身舉動之則也。無虞易至廢弛。必也以潰。閑踰檢為懼。使吾身常在規矩之中。焉無虞。則逸樂易至。縱恣必也。巡狩以時。而身罔游逸。玩好有節。而心罔潘樂。仍不失其憂勤。可焉無虞之世。君子雖和于朝。而小人每伺其間。使君心稍有游移。未有

不踈君子而近小人者。必也任賢以專而始終如一。去邪務斷而絕其觀望。焉。無虞之世人。君易樂因循而忽遠慮。必也謀爲之未合於理者。則勿成之。凡百志所圖爲。必合於理而光大者。然後成之焉。無虞則志自滿而或近好。念必也刑賞予奪。罔違正道。以求百姓之譽。已好惡取舍。罔拂百姓以從。已之私欲。帝於此八者。誠能時時儆戒。無一念之怠。無一事之荒。則克艱惠迪。有實用矣。將見治化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王。况中國乎。如此則政益又民益安而動罔不吉矣。

柳講此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之也。先汗後戒。欲其聽之積審也。無虞承文命。四敷來四方。無可憂虞之時。便有易怠荒意。於此時而能儆。戒是慎於無形也。令下心與事說儆戒句。乃通節之大綱。罔失九句。是八事。正儆戒之條目。曰罔曰勿。正儆戒意句。句要點無虞出來。逸以身言遊于逸。則及樂以心言。淫於樂則過而無度。疑謀二句。正一反。是

字正對照字惟字中却有成動意思。質諸心而未安謂之疑。志之所存。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成之。則心體不光大矣。故疑者勿成。而惟明者成。焉。違道不是大背。如撫循太過。情多而理於其不足。便是違道。以求百姓之譽。故須戒之。欲只作願欲。在好惡上說。不可說貨色遊。收犯上文逸樂之意。如求治太切。意迫而輒損其恬愉。便是逆百姓以從。已之欲。故終戒之無怠。就心說無荒。就事說此儆戒之功也。四夷來王。乃儆戒之效也。○宋君皇曰。戒哉。重講統貫五罔三勿二無。既已說戒。又言儆戒。蓋不儆。則不知所戒也。○王方麓曰。首三罔。是君身上。次二勿。是用人上。次二勿。是處事上。次二罔。是民心上。○纂補法度。以身言。視聽言動。皆有當然之則。聖人周旋中禮。行出來就是法度。但無心弛之有心矜之。皆失也。若以法度在政治上說。恐於蔡註。心正身修。有背逸對勤。言樂對憂。言無虞之世。或少憂勤。若謂逸是縱體。如畋獵之類。樂是娛心。如食色之類。恐說得粗。與齊不合。貳者。矢志。

未誠形神未化。賢自賢。我自我。分而爲二也。勿二。若專主不以小人間之。則不二之功。皆說在去邪上去。勿疑如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兜。僭工之類。去之或疑于薄。非至斷不能去也。疑謀只在幾微之際。凡百志慮。惟光明洞達。毫無纖悉之疑。乃可以主謀。二句相連說。治天下只有一中。內不見已外。不見百姓。稍揣合人情。便違道干譽。微參與已。見便是從欲拂民。兩句意相關合。去怠荒易。無怠荒難。無字比固字不同。是太虛之象也。

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常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

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傳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序而誅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誅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卽其前日歌誅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怠。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一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

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合參禹因益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已意足之也。曰益言儆戒之道，真得保治之大猷。帝其念之哉！人君固貴有德，然非徒存諸心而已。惟見之於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寔德。而政又非徒為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外養其身，內養其心，纔是善政。夫所謂養民之政，何如水為太陰，火為太陽，金為少陰，木為少陽，土居中氣，彙五行而生穀。六者皆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不足，使六者無不修治。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之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於是教他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度用，以厚其生。務使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二者無不調和。此順人事當然之理，以養之也。修之和之，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惟一順其自然，當然之條，雖有

至錯亂矣。九功既敘，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於歌咏之間矣。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又當有以激厲之。百姓有勤於府事者，則以善言獎勵之，使其知所勉。有怠於府事者，則以刑罰督責之，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於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就百姓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此以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于惟敘，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折講通節，只是保治之意。德字泛言養民，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曰在者，政即在此也。二句泛論治道，以起下意。水火以下，皆養民之政也。修和叙歌，俱就成功說。戒董者，懼其怠心。主也，勸相者，恐其

事出於勉強也。伴字要講上之人致其然。不可講民自然勿壞。○相制以泐其過者。如洪水則滌之。土涇則疏之。穀倍則均之。之類相助以補不足者。如亢旱則潤之。土滑則築之。之類。○楊維斗曰。念哉二字亦重。謂正當儆戒也。與上戒哉並提起。說儆戒無虞。一十二句。只了得一個戒字。德維善政十句。只了得一個念字。禹欲帝念正在修和功。攸勿壞處。○王振子曰。此禹盡發克艱敏德之旨。謂德惟善政是政。乃又養民功成。則是黎民敏德也。蓋惟修惟和則政。又惟攸惟歌。則民敏德。而養政成矣。精神全在數惟字。二川字一以字止。○王氏曰。溝澮滯井有法。而水修。饋燧有變。焚萊有禁。而火修。鑿鑄有規。而金修。斬伐有時。掄取有術。而木修。辨肥瘠相高下。而土修。播種有宜。耨獲有節。而穀修。不以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六府修。即可以正民德。以正德為先。三事之序也。織維而衣。耒耜

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于天下而和之在人。貴了凡曰。六府始於水。就其所用功者而言。終於穀。就其所最切者而言。三事終於厚生。亦養民之寔政也。○王字泰曰。夫勤于是者。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激揚為獎功。怠于是者。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不過以督責為懲戒。戒董屬勉然。勸屬自然。歌勸正所以神休威之用也。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合泰帝曰。汝謂養民之功當保之勿壞。此言誠然也。洪水為患。地不得其平矣。上天生物之功。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六府三事。何由而允治乎。今則壞壤之害除。水土既平。而後上天生物之功斯成焉。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

而百穀成。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皆信能得其治矣。然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以有生。則末賴此六府之修。資三事以有養。則末賴此三事之和。夫養民之功。成于當時。垂於後世。如此。是惟汝隨山濬川。有以致天地於平成。故有以垂府事於末賴。其在今日。豈可忘其艱難之功。而忽之哉。析講此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禹雖汲汲于六府三事之修。和其寔當時府事已修和了。故舜推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串說原府事允治之由。萬世末賴。即賴此末治。著府事垂澤之遠。時字指上三句言。○洪南池曰。當重地平天成句。而地平二字尤重。蓋天施地生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惟地平而天之功始成也。允治者。言有條不紊。各得其理。信乎其修和也。時乃功。非徒歸美見禹以躬致之。必不以躬壞之。此舜末助意。○王宇太曰。萬世末賴。正應俾勿壞。意君臣相責難者如此。

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帝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合參帝曰。來汝禹。朕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已歷九十之耄。將近百年之期。血氣已衰。恐倦于勤政之事。汝當勉力不怠。以總率我民。此命之攝位也。析講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不相屬。來禹而告之。重其事也。耄期者。已過九十之耄。將及百年之期也。倦于勤。本血氣衰來。惟恐或倦耳。不怠。作勉。禹說與勤字對。師指民言。與下文不依民懷相應。總朕師。有惇庸命。討在內。一說總率我臣民之衆。亦可從。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皇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皇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皇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皇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皇陶，誠法於心，亦惟在於皇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皇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合參禹曰：朕德不堪此總帥之任，民不我歸，惟皇陶勇往力行，明刑弼教，布種仁民之德于刑罰之中，故德下及于民，民懷服之，而罔于予正。帝欲為天下得人，當以此種德民懷之人為念，不可忘也。且予之讓皇陶，非苟然也，我嘗思念堪此重任者，固在皇陶，即舍而他求，亦惟在于皇陶，顯然稱于口者，固在皇陶，發于誠心而推服者，亦惟在于皇陶，惟帝深念其種德民懷之功，而使之攝位可也。朕德何敢當乎。

能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帥之命俱作已然看邁種德就刑上說邁

應上不怠意德乃降帶下句民懷就罔于予正說三句竊下文明刑弼教協于中意講曰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已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上觀註罔字亦字可見俱以種德民懷貫念功即上念哉功即種德民懷之功○盧鉉卿曰皇所掌者刑也曰種德者生道殺民刑亦德也降如雨露之降懷者慕德之意念哉念功二念字欲帝念之也念茲念字禹自念也德所成就為功○錢龍門曰當時禹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禹乃盛推皇陶以為已所不及者蓋禹皇陶心一道同孟子嘗言若禹皇陶則見而知之皇陶之得諸躬者禹之所獨契也

帝曰：皇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罰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斯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合參帝曰：惟此臣民衆庶相親相遜，不干犯我政令者，由汝為士師明五刑輕重以輔五教之所不及，期使斯民親遜而予得觀至治之成也。然五教不從之日，雖不免于用刑，而汝之本心寔期民化而刑措不用，由是民感化相親相讓，協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凡此者皆汝明刑弼教之功所致也。也。哉尚其無替此心，持以永久可耳。

莫踰于禹意，惟茲臣庶二句，提起臣庶指民普天之下，莫非正臣也。正即法制禁令，非是刑不干正則不干刑矣。曰罔或者凜然有不敢必之辭，汝作士至無刑推其所以罔干之由，明刑三句一氣說下。予治治字即五教克從下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之謂。此句期字是期君下句期字是心之自期者。民至協中則不但不背於教，雖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須要打轉罔于予正來時字指協中罔于乃功，指明刑期治意懋哉者勉於用刑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非勉其未至也。要識不聽禹讓意。○周季侯曰：不曰法而曰正，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對中字看臣庶兼臣民亦可。勿泥下民為句，刑加於不率教是教為本刑為輔，故曰弼。期于致治猶虛期致刑措方為極治之寔。此句又從期于治句摹寫出來，相承說下。纔得口氣。○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也。於昏墊以全其生，皋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皇陶曰帝德因德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輕功疑惟重與其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
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
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
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上篇所謂皆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
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
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
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
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
此其愛患厚之至也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

窮故其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純法之意有以勝
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
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
有司也皇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
自謂已功也

合參皇陶曰今日協中之化非臣之功由帝德盡善盡美措于事者無愆過
也罔愆之寔何如臨臣則總其大綱而不屑煩瑣御民則使其自化而小事
苛迫至懲惡則罰不及于孫勸善則賞及後世過悞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
犯雖小必刑仁厚行於常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何愆之有罪
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輕以罰之賞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重以賞之
至於法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帝則與其殺之而害人之生寧姑全之
受失刑之責仁厚溢於常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亦非過于厚也何愆之有凡

此則愆之實皆好生之德也。是德流衍洋溢深入於民心。惟茲之故。無不愛慕。感悅用能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之刑。臣敢以明刑弼教之功。自任而忘帝德之盛哉。

析講此臯陶之歸功於上也。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下就臣言以簡則無叢勝之愆。眾就尺言以寬則無督責之愆。罰有罪者及身而止。不累子孫。親者不累則疎者可知。賞有功者與之爵土。遠及後世。遠者被澤則近者可。知人有無心悞犯所謂過也。其罪雖大亦從寬貸。則小者可知。至於有心作惡。是謂故也。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一定者。罪疑句對罰弗及。嗣看罪疑則未必可輕。而一惟從輕。雖罰亦諒其不得已也。功疑句對賞延於世。看功疑則未必可重。而一惟從重用。賞惟恐其或薄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曰寧。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道。四句均為刑賞之變通者。好生總上十句而言。即

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而言。則曰好生。非二也。洽民心即朕飽乃德之意。茲字即指德洽民心言。惟此之故。而民不犯於我。司刑之官。則上好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帝德之所全大矣。臣氏曰。自臨下以下皆舜好生之德。此內若無刑故一句。好生之德不備。蓋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袁了凡曰。不辜與無辜。并無者。無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則以不辜。○陸定府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意。自相灌洽。如水浸物。透則與之合。聖心民心合而為一也。不犯正是洽心處。○申美臯陶不過說已與四方。而是若上歸功於禹。說天地又說萬世。極之平成。永賴此罔臯陶所深遠。不如而帝不能聽其終讓意已見矣。

帝曰。罔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

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合參此帝中美阜陶之功也。曰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今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教化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莫不靡然順從。可云休矣。是惟汝明刑。彌教之休美也。豈可復歸於子之德哉。

析講俾字有工夫。明刑弼教是也。且含勿露。欲字提起。俾字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從欲以治處。治即期于子治之治。惟乃之休。包上明刑弼教治期無刑說。要得申美意。○洪商池曰。風字下得極好。無形影而四達不悖。正形容過化存神之妙。動即至誠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真自動。非舜動之也。惟乃口氣與時乃不同。時乃功言。此非臣庶之功。是汝之功。惟乃休言。此豈是我之休。惟乃之休。時字直惟字專重。美阜陶全在惟字。

帝曰。來禹。洪水儻于成。九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克念終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洛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洛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澤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啓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克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懋位也。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特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合參帝深美大禹功德之盛而命之攝位也。曰來汝禹昔涿水微子命汝治
水汝嘗以疏濬導決之事奏之於我及見之行事信能踐其言今果天地平
成府事允治而有成功此可大之業不既賢於人哉然人于成功之後易有
滿是之勉之心及觀汝平水土而宅百揆亮采祇承克勤于邦惡衣非食克
儉于家自視愀然不以功成而自盈滿寬假此可久之德不既賢於人哉有
是功德矜伐易生又能守之以謙汝雖不自矜驕其勤儉之德而能之寔不
可掩天下自然敬順誰與汝爭能汝雖不自張大其允功之功而功之寔不
可掩天下自然推讓誰與汝爭功是雖萬種之德彌教之功亦無能出其右
者此我所以盛大汝之德嘉美汝之功知天之曆數在汝躬汝嘗終升此大
君之位豈可辭總師之命乎
析請帝雖稱美皋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於禹故特舉禹之盛德大
業言之成允成功此是其功過乎人處故曰惟汝賢儉勤不自滿假此其德

過乎人處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句緊帶克勤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及
矜四句二惟字猶雖字矜者挾之以自高能即克勤克儉伐者誇之以示人
功即成允成功禹惟自己忘其有而人亦忘其有也兼不容掩與量服人二
意予懋乃德二句進一步看見得禹之功能不惟服乎天下而舜亦深服之
德貼上能字貫克勤一段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一善目之也不續貼上功
字貫涿水微子一段嘉者深嘉而樂予之也曆數何以知之亦知之于功德
耳天之曆數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相授受禹有是功德故知曆數
自在其身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耳終陟元后正見總師之命不容辭意攝位
而即曰陟后并禪授已頂定矣故下直告以君道○馮具區曰成允成功串
看有功處即是踐言處勤儉是禹一生大節不自滿○勤儉極致處○此
節天下字亦莫忽過天下莫爭則天下咸服可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書經正卷一虞書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恩而敬守之哉

帝王相傳之道在於中大中之理在於心心之知覺一也由其發於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攻取得以誘之將熾則遏之而難爲功已過則挽之而難爲功何其危也由其發於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固是不狃但難明而易昧其見於神清氣定之時或動於物來

事來之頃操之固可以有蔽之則隨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擇之少有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於晦故須於吾念慮萌動之時即精以察之辨其孰爲人心孰爲道心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但守之少有不精則理動於欲此中未免搖奪故須精察之時就便克去人心專守着一個道心使常爲一身之主不二以三由是危者安微者著吾心之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達萬變者不過出其精一者以措之而已矣安有過不及之患哉

析講人惟一心何由兩名譬彼一人或名衆人亦名賢人又極之名聖人小人統只一人但以義理形氣爲差別夫形氣原載理義理義即寓形氣要分分不出何從差別但以輕重多寡爲差別若人形氣邊分數多即理義亦形氣若理義邊分數多即形氣亦理義如喜怒哀樂本形氣若發而中節即道心即聖人如惻隱羞惡本義理纔內交要與即人心即小人人心道心差不

得此子故言危微危是對道心而危微亦是對人心而微道心若非人心夾雜則道心一切明了全體透徹何至惟微人心若非義理對動則任情縱意儘自快活亦不見其危矣意本逆志○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道心便合下先得但有此形氣便隔了一重危未便全是不好但易墮落坑塹此是上智亦不能無的道心皆庸人亦有但微而不著偶露于神清氣定須臾間斷人心便行故須以道心似在而不予形氣以權精則兩邊界限分明一則不使一毫得以干犯此正着力處也○洪南池曰除却人心更無道心可見改道惟精然道心不可雜以人心故須惟一者不二之謂即是未發之中允執者不失此體而已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公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之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及

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相資而治道備矣

合參帝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禹曰中無定辭隨時而在人君聽言必其言本於古人歷歷有據是能合於已然之中聽之可也若無所考證駕空而談則不合於古人之已然而言非中矣若悞聽之必至混淆國是故宜絕之勿聽焉人君用謀必其謀曾經咨訪合於衆論是能得其同然之中用之可也若不加咨訪獨任己見則不合於今人之同然而謀非中矣若悞用之必至辨逆人情故宜拒之弗用焉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析講此節制乎外以養其中也言與謀俱就在人說稽詢是為治要事舜好問好察用中于民一生得力全在此等處故於無稽勿詢者而兢兢以勿聽勿庸為戒也○杜靜臺曰二勿字要照敬修可願看精一自內做工夫出來二勿自外做工夫入去故曰內外相資○李太清曰稽詢云者非執泥雷同

之謂也。王安石撥拾周禮，適足禍宋，而金城方畧，究竟違衆成功，安得善此。取彼哉，惟人主執一中于上，則鑑空衡平，而聽庸不爽，不然膠柱之論，築舍之謀，吾猶慮其易惑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由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謂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復更有他語，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遂也。

合參帝未禹以攝位之不容辭也。曰：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我觀可愛非君乎？小民至微，人以為可忽，我觀可畏者非民乎？何以見之？民至衆而無君以統之，則渙而無主，何所仰賴乎？此君所以可愛也。君無民則孤，財用誰供，役力誰使，將何籍以守邦乎？此民所以可畏也。君民相須如此，汝今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其敬之哉。慎乃天子之位，慎之何如？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惟精惟一，以立其本，勿聽勿庸，以善其用，敬修此理，凡存於心，發于政者，務使有善無惡，然後人心不戴，而人位當安也。苟不敬修而不善存於心，害於政，則四海之民必至困窮，而君之天祿亦永絕矣。且言發于口，善則天下應之，而和好出，不善則天下違之，而兵戎興，言之不可輕忽如此。朕言已審，無復他說，汝當聽命攝位，無辭也。析講上告以內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盡治道末二句，不可不

言攝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之言。下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句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定。而敬修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定。也有位在位。不同在位。慎于陟后之日。有位慎于未陟之先。可願即指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所以謂之可願。猶云理義之悅我心也。敬修工夫。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在內四海困窮。上要補不能敬修。可願而不善。生於心害于政。意惟口句。泛論人言。當謹意明其言之不可輕易。正欲其無事於再辭也。敬修可願。使長愈見君之可愛。曰欽曰慎曰敬三字。亦含畏民意。既曰可願。如何要修。益不修則形氣夾雜。嗜欲紛乘。而措施多戾。中道之在吾心者。亦易失也。

禹曰。枚卜功。庶幾言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曰。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卜不習。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其吉。黃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隱也。昆。今也。朕。我志。既卜。筮。習。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于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合參。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曰。攝位重事也。惟卜可以昭天明。請舉在朝功臣。歷卜而惟從其吉者。帝曰。官占之法。必先斷之于已。志然後布之於大龜。是固以人謀為主。而不過以神謀為決也。今朕志先定。固懋乃德。嘉乃績。謂可以攝位。詢之衆謀。亦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謂汝為當攝。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于汝。是即鬼神依順而驗之。龜筮亦必協從矣。此理斷然是。言又何待更枚卜而重吉乎。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盛德大功。天人攸屬。不必固辭也。析講朕志一句。屬蔽志。鬼神二句。屬命元龜。鬼神依即在龜筮上見。當一氣。

說緊跟朕志二句來卜不習吉亦泛言占卜之法與惟吉之從句應固辭內
 兼朕德爾克枚卜功臣止其辭而謂惟汝諸者謂盛德大業人謀鬼謀皆無
 過于汝惟汝可以勝其任也汝諸只在攝位上說不可涉元后上德宜於位
 之謂諸曰惟者見非他人所能與也○朱子曰其猶將也言雖卜而吾志已
 定詢謀已回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須協從之習重也這個道理已斷然
 見得如此便自不必用卜若卜則重矣此與蔡傳異而理極合若云卜為已
 吉○禹又何必以卜為辭乎○王象甫曰數物口枚枚卜人人而卜之也功字
 包德字在內○王龜曰古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
 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禮記有虞氏祫皇帝而郊魯禘禘
 與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日禹受攝政之命于神宗之廟○禮記百
 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合泰帝命諱諱禹不能辭于正月朔旦而受攝位之命於帝堯之廟○於是總
 率百官除巡狩舜自行外凡察器觀象祀神親臣之事一如帝舜受終之初
 焉

析講此禹受攝位之命也舜受天下于堯今舜命禹攝位則不得不祭告于
 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體元居正故重
 元也率百官只是總歸羣臣意若帝之初即觀象祀神親臣事也不可指巡
 狩在內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爾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蠢尺尹反○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徂征之

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誓曰唐虞時已然。嚳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謂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合衆帝曰。咨禹。方今四方無虞。惟是有苗不循教命。汝率六師往征之。禹乃召諸侯之師。誓曰。濟濟爾衆。皆聽朕命。蠢茲無知之苗。其處已也。昏闇迷惑。不知恭敬爲惡之源。如此故其待人也。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其行放也。反戾正道。敗壞常德。其用人也。君子反使在野。小人反使在位。其惡之流。又如由是下失民心。棄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罪咎。有苗之罪如此。故我以爾衆士奉帝辭。以伐其罪。爾衆士庶幾同心而無疑。二同力而無退縮。乃能討罪。使率服而有功也。

析講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句重看。言四方無虞。惟是有苗梗化也。蠢茲以下。皆是朕命昏迷句。以處已之罪言。是惡之源。下皆其流。侮慢句。以待人之罪言。有此數者。故下得罪於民。而民怨上。得罪于天。而天怒。總承上來奉辭。卽奉帝弗率。徂征之辭。心力須有別心不一。則互相疑貳。力不一。則互相退縮。一乃心則志銳。一乃力則氣強。其是預期之詞。有勳不必誅。苗只是使之順命。率教便是。逆志舜前居攝。誅四凶。稟命于堯。禹後總師征三苗。亦奉辭于舜。史臣記此節。正引例發明。若堯老而舜攝。云耳。受命與受終。何異。攝百官又與總師何異。而乃紛紛立說乎。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說受益時乃天道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警聵夔齊慄馨
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届音介旻音民誠音咸慝惕德反矧音晒羽王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
臨之闕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届至也是時益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
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
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
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
時以不獲順于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
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
敬事也矧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警聵也齊莊敬也慄震懼也

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觀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
舜以誠孝感格雖警聵頑愚亦且信順之卽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
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
師旅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于惟羽翳也皆
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
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
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
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想其一
時氣象也

合泰大禹征苗至三旬之久苗民逆命如故益從禹出征乃贊于禹曰服苗
以威不若化苗以德彼天雖至遠人有德明能感動之德固無遠不届者且

以天道言之。大凡日月盈數滿者必招損陽消陰。歉數謙者必受益。又以人事言之。帝初耕歷山。往于田。因父瞽瞍。惑于後妻少子之言。常欲害帝。帝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不說父母不慈。只說我子道未盡。自負其罪。自引其慙。敬修爲子之事。以見瞽瞍。其容夔夔莊敬戰慄。瞽瞍亦信順。而底豫化不慈而爲慈焉。皆帝之孝心所感動也。更觀諸鬼神。雖幽而難格。苟平日修德極誠。亦且感格來享。況此有苗不可誠感乎。觀此則當遣兵修德矣。禹拜昌言曰。俞。真盛德之言也。于是還師振旅。感益之言而優。禹亦感益之言。若不知有百之逆命而置之度外。大布其文命德教。惟見武者執于舞干賓階。文者執羽舞于阼階。雍雍乎文德氣象。計禹班師。禹及七旬。而有苗來格。德之感召甚速。如此信服遠在德不在兵。益之昌言愈驗矣。

惟德至。則茲有苗。益言遠人有可格之理。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其所以下則史臣記修德之事。其所以化之期也。三句逆命不是。發守禹之徂征。必有文告以先之。今未復悔悟。是卽逆其文告之命。時蓋禹出征勸禹罷兵。卽是贊助于禹。處通節重一德字。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含優武蓄威意。遠字緊帶天言。惟天爲大。蕩蕩乎其廣遠。惟德足感動實無遠而不至。非若威之有及有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深一步看。滿損謙益。只以陰陽泛言。蓋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凡盈滿者必招損傷。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類。然陽之穉者必長。而陰之穉者必盛。故凡謙虛者定受利益。如習坎能亨。中虛能受之謂是。乃天道者。盈虛相禪。消息相乘。固天命之流行。而不容已。亦天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豈知天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初于歷山至。

書經卷之二十一 虞書 五

引馬言聖人慕親之切。祗載之句。言聖人事親之謹。初對今看言舜初敬。賤之時也。負罪引慝。只自咎自責。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也。譬亦允若句。重看見得。譬頭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就平時修德出於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矧茲句。只帶此句言之。蓋神明至幽。既可以至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三段意只是要還兵修德之意。昌言指上四段。昌大也。班師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偃武也。誕敷文德。益雖贊助于禹。還指在帝身上。說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故曰誕敷耳。舞干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于此也。七句從班師日計起。上言三句著其久也。此言七句著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亦以見益雖兵。言為有驗耳。纂補益贊禹之句。只為德動天二句。滿招損三句。繫承此二句。講至於帝事。譬賤亦只用一誠感格。則至誠感神。其理有必然無疑者。况于有苗乎。只是一意。下以次而散。曰班整肅而入。曰振四寧一串。說文德文字與武字反。舜之文德久已大播。但今觀兵有苗。覺宇宙間尚留一耀武之處。茲併有苗之師而息之。則普天之下。惟見舜之文德所播護而已。故曰帝乃誕敷武舞。乾干文舞。執羽。此虞廷常儀。適然此日。舞適然此日。苗格乃史臣描寫太平景象也。

皇陶謨○今古文皆有

全旨通篇以迪德為主。總不出敬之一字。中分四段。首節言迪德之本在修身。次節言迪德之要在知人安民。九德三節詳知人之事。天敘二節詳安民之事。末則禹皇交致力行之。贊勉帝舜以迪之也。與首二節相應。然于修身曰慎於知人曰兢業於安民曰寅恭。末曰敬。敬見修身知人安民。總以一敬為本耳。修身與知人安民皆允迪事也。但安民從知人而出。知人又從修身出。故上發其旨。在慎修。下廣其義。在知人安民。而次節註中未知人而能安。

民者未之有也。此句尤是本旨。蓋知人與官人無非欲以安民也。否則俊又在官所言何事。百官撫辰亦所疑何績。固知知人包盡安民不待典禮命討而後為民安也。註先分後合。意蓋如此。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皇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昭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言。其言則載其德。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即

謂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而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在。參史臣說稽古。皋陶陳謨曰。君天下以德為本人。君信能躬行實踐。以修其身。而無虛假間斷。則為之臣者。知君樂于聞善。而將順其美。謨無不明。知君身於規矩。而言行不苟。且思為永久。而慎修之功。無間於初終。則迪德之事。盡矣。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於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庶官之明哲者。感於其德。莫不勉勵輔翼。而國治矣。又由家國之近。可推之天下之遠。而使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以化之耳。豈特謨明弼諧而已哉。此皋陶盛德之言。禹拜曰俞。謂君能慎。永信可

使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帝其念之

析講此是臯陶責難之謨。迪德二字重。允迪是言君信能踐其德。合下文修永仁智意。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失。俱就臣說。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明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進善惟恐其或隱。故謨欲其明。諧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也。救過惟恐其或許。故弼欲其諧。此與下庶明勵翼意相應。俞者然其迪德之言如何者。問其迪德之詳也。都以下乃臯陶美禹之問。而推廣其義以答之。慎字貫修身思。承言正是允迪厥德工夫。身修思永。永即。在修身內。當一連說下。教。教三句無工夫。只承身修說。茲字正指身修思永而言。身修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俞者然其修齊治平之言也。○真西山曰。臯陶陳謨。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言言

柔而立

柔而立。願而恭。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而有光。此九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日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合參臯陶曰。都人。出未易知。觀人亦自有法。總言人之德。蘊于中而見於行者。其凡有九。然德以有據為實。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其事。其事可為某德之驗。蓋人于一事。或可偽為。徵之。事事皆然。則不谷偽也。如是則人不難于

知矣。禹曰九德之目如何。皋陶曰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寬而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此一德也。柔和者或流于頹靡。惟柔而能卓然自立。則柔得其中。而不過于柔。此一德也。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有恪恭之貌。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此一德也。有治才者或少敬畏。惟亂而又有敬畏之心。則亂得其中。而不失之輕。此一德也。剛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能果毅有為。則馴得其中。而不失之懦。此一德也。徑直者或過於峭厲。惟直而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於太峻。此一德也。簡易者或過于坦率。惟簡而有廉隅。則簡得其中。而不流于太簡。此一德也。剛明者或出於矯激。惟剛而能恂恂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於過剛。此一德也。強勇者多任乎血氣。惟強而皆合乎義理。則強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助。此又一德也。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於此九者。或獨得乎一長。或兼備乎眾美。都彰著於行事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則為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當思所以然後謂之身修。否則朝勤夕怠。乍作乍止。果何益哉。○劉克陽曰。不日終身。而日身修者。皆其言已修而益求其修也。思永正慎之心。事無二層。未有不思永而可以言慎修者。下文知人而曰兢兢。安民而曰寅敬。則慎修之。窠可知。○莫中江曰。庶明勵翼。即漢明勵諸之謂。特于允德下補出齊家而。明諸下補出通可遠。故謂之推廣。不可將庶明勵翼與漢明勵諸作兩樣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何遷乎。有萬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

皋陶因禹之命。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窠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

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選。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其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合參臯陶曰都人君迪德。固在修身以臻齊治平之化矣。然人而不知則賢否混淆。無以為輔治之資於君德。猶有歎也。故在於知人民而不安則膏澤不究。無以弘至治之澤於君德。猶有虧也。故在於安民。禹嘆曰仁智兼盡若是雖帝堯之聖。其心猶且難之。何也。人才不齊安能用之。各當知人則有鑒別之智。自能度德定位而官人咸當此知人所以難也。民心無常安能得其心。張安民則定有恩澤之惠遍及于民。黎民自然愛戴而不懷服。此安民所以難也。能信以知人又惠以安民。智仁兼盡。將見賢者當庸。民心太和。驩黨如驩兜亦改行而不足憂。昏迷如有苗亦感服而不必選。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惡者亦變詐為誠而不足畏。智仁功用之大如此。此堯所以猶難也。帝可忽乎哉。

析講此臯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修身修德說來。都者臯陶美已言以動帝聽也。兩在字當細玩。知人所以迪智之德。安民所以迪仁之德。前章勵真內已合得知人之意。適可遠內已合得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方發之。故曰未盡之旨。咸若時謂知仁兼舉。惟帝其難。言不敢易忽之意。如不廢困窮知雖如神矣。而猶切疇咨之心。不虛無管仁。雖如天矣。而每懷方割之處。在心上看。知人則哲。以下正推其所以為難意。知人安民字不必講。下句即其事不必落一層。哲不能以官人。未可云知人。惠不足以徧入民心。未可云安民。知人安民。洵非易事。故曰惟帝難之。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盡。

之難不可就指為功用能哲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而惠能字而字重看正見其智仁兼盡處蓋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其兼盡如此則允迪之事無餘蘊而其功用之大豈特讓明燭語已哉何憂何懼要補帝其難之意○盧鉉卿曰官人民懷是知安用力處哲字惠字最緊要正見其難處哲惠是君身上修出來知安無二道也官人不但得人且用之各隨其器纔是言能官人則能撫民可知言黎民懷則官職理可知文法互極○知人安民正迪德慎修之寔哲惠四句正知人安民之寔下文亦行四節又是能哲而惠之寔○知人安民總是修身中事論知人則取人以身論安民則修己以安百姓並未有外身為之者○於知人言其事而不言其功則曰能官人於安民又言其功而不言事則曰黎民懷之蓋二義原相足知人之功不過安民而已安民之事其要在知人而已

早問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高曰何樂則言曰

成德之美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貴得矣
析講合下節言知人之事所以逆智之德此則言知人之要也德則不之德行謂見於於已接物之間亦行有九德是大概說亦言句輕是起下節乃字重看采采二字連說即下有常之意寬栗以下是詳九德之日寬是德栗是明其德之不偏下八句做此柔立在此涉世上說擾毅在臨事上說恭主貌敬上心剛以性言強以志言有常即下日宣日嚴吉哉即下浚明亮采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字吉哉正是言其人有德也末要補能官人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威事俊乂
在官自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彼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

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翁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信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合。蔡。皇。陶。曰。德。著。于。身。而。有。常。乃。爲。吉。士。然。德。之。全。者。未。可。多。得。也。如。九。德。之。中。有。其。三。德。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則。德。彰。於。身。而。有。常。矣。若。使。之。爲。大。夫。必。能。風。衣。匪。懈。以。明。治。有。家。之。政。其。爲。吉。士。可。知。如。九。德。之。中。有。其。六。德。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收。修。德。而。使。之。益。闢。則。德。彰。於。身。而。有。常。矣。若。使。之。爲。諸。侯。必。能。兢。業。不。怠。以。亮。采。有。邦。之。政。其。知。德。之。宜。於。用。者。如。此。君。能。合。而。受。之。凡。有。德。者。都。搜。羅。收。取。自。不。遺。布。而。用。之。凡。有。德。者。皆。量。材。受。職。而。使。大。小。之。各。當。則。知。人。在。位。豈。無。官。人。之。效。哉。將。見。自。一。德。以。至。九。德。皆。出。而。任。國。家。之。事。而。野。無。遺。大。而。十。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而。朝。無。倖。位。卽。九。德。俊。又。之。在。位。者。則。曰。百。僚。百。僚。莫。不。志。同。道。合。彼。此。以。善。相。師。法。矣。卽。九。德。俊。又。之。在。位。而。任。事。者。則。曰。百。工。百。工。于。是。順。時。圖。治。如。春。夏。則。布。德。施。惠。勞。農。勸。相。以。順。夫。木。火。之。辰。秋。冬。則。禁。暴。誅。戮。謹。蓋。政。藏。以。順。夫。金。水。之。辰。而。土。寄。旺。於。四。時。則。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禮。樂。政。刑。工。虞。教。養。兼。舉。無。遺。而。庶。績。其。凝。成。矣。所。謂。能。官。人。也。知。人。功。用。所。係。豈。小。哉。

析講此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浚明亮采則爲吉士而可用矣。此四句總見德之多寡。

不同而皆宜於用如此則自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君當受敷施也。受敷施申說。翁受謂兼收並蓄於未用之先敷施謂隨材器使於既受之後九德以下俱根此句。九德二句不乎九德以德言。後又以人言。事言其職如後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意。不可以才德分看。德過千人曰俊。德過百人曰又。百僚百工即九德俊又之已在官者以位次言曰寮以職事言曰工。三句串說。惟時撫辰作一句看。即所以師師者庶績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庶績其凝。總承百僚三句來得力在翁受敷施一句以見知人之功用如此。宋羽皇曰三德六德指其人言非將此三德六德日宣嚴之也。三德日宣便有進進不已意。深也不深淺則不發揚故曰浚明日嚴則德愈大心愈小也。祇敬生於嚴不嚴不能祇敬矣。杜靜臺曰夙夜浚明有家言以之為大夫必能如此。亮采有邦言以之為諸侯必能如此。皆預預其德之宜於用正見其為吉士意非是已曾去浚明亮采也。翁受敷施此句是盡知人官人之事。後又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傳訓五辰則惟時二字只作是字看。若以時作四時之時便當云惟時撫四時不幾復乎。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勿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就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合參臯陶曰人君一身乃臣下表率若安逸縱欲則有邦諸侯也都倣倣恰似教導他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便有萬端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以分禍福之所以判皆在其中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於逸欲則用人之本端矣然天子能以一身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於庶官為人君者必選擇賢能以克其職使不至於虛曠所以然者何也庶官所治之事本是上天之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代天行事者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於曠官而用人之道盡矣智之德於是乎允迪矣

析講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盡期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以例有家也庶官即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即上有家有邦之庶績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逸欲之由天工人代句是推無曠官之由山歸重在川人上以終知人之事○袁了凡曰逸欲非便是逸豫縱欲只是快於庶績之凝狂於五辰之撫意念稍不如初即是逸欲獨言有邦者諸侯居人之上則逸欲易肆故舉人以包其小也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庶官即指有邦有家言曠官也非無其人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工即萬幾君之萬幾莫非天事君不能獨治而擇庶官以代理之蓋將與之共去逸欲而兢業以圖終者也此所以必擇九德之人以官之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周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衷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

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合參臯陶曰試以安民之事言之安民之事奉天而已天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卽有親義序別信之典此萬世不易之經乃天所次敘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勅止我五典使仍歸於惇厚者其責則在於君天敘五倫其中卽有尊卑貴賤降殺等級之禮此自然不紊之制乃天所分秩本自有常但人情縱欲改檢則用之不能久故著爲法式以用此五禮使各循其常度者其責則在於君然君同主

庸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以天之心爲心而慎于上臣以君之心爲心而敬教于下以和民典禮之衷使我所惇庸不殊乎天所敘秩焉斯已矣然有教化而無勸懲安民之道猶未全也彼遵典禮而全是衷者爲有德天所眷命也然天不能自爲顯揚君則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爲命服之尊卑焉若違典禮而戾是衷者爲有罪天所討罰也然天不能自爲懲治君則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懲治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爲刑罰之輕重焉是命討雖出于天而寔爲人君之政事故君主之而臣用之必須勉力不怠共修明其政事君操威福之權而勵精于上臣奉予奪之柄而憂勤于下使我所賞罰不殊乎天所命討焉斯已矣此則安民于政教之中而黎民懷之之道莫備于此
折講此不言安民之事所以迪仁之德也天敘以下是教天命以下是政天敘四句天命四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于天而寄于君至和衷懋哉處方着

書經正義 卷之二
工夫。表即典禮和即停庸是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倫序者命討是政以治之。安民于法制者。袁了凡曰典之敘而曰天者親義序別信之倫不容一毫人為。做作皆是自然次序。故曰天敘天秩便是那天敘裏面事。凡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主恩故欲其厚。五禮主文故欲其常。工夫全在寅恭處。寅恭皆主心說。寅是不敢怠恭是不敢慢也。句雖兼臣仍歸重君身上。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一氣說不曰典禮而曰表見得典禮是民秉執之常性乃山中之物不從外來者曰和見停之庸之正是使之為然盡其所同有而不乖也。德曰天命罪曰天討人君真有不敬以一毫已意與之者章用全在兩個五字上見他輕重不察意這都是人君之政事不可以不勉故重言懲欲其勉之重也。補寅恭所以停庸的根源兩字是彰用勅意。七個哉字皆指此。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視聽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合泰臯陶曰政教固以安民矣而亦思民之不可不安者何與蓋典禮命討出于天而責于君則典禮之和不和政事之勉不勉皆其聰明之所及明威之所存也。然天非有聰明民之共見共聞即天之聰明天非有明威民之公好公惡即天之明威天在上民在下高卑雖甚懸絕而一理貫通達無間是人心所在即天理所存也有土者承天以安民可不寅恭于停庸之際懋勉

于命討之時。求不拂乎民心。大公之理哉。敬乎民。所以敬乎天也。如是則安民之道盡而仁之德于是乎允迪矣。

析講此以天人一理推民之不可不安。所以終安民之謨也。須承上說來。典

禮命討無非承天以安民。則人之事固不外乎天矣。而天之心亦豈外乎民

乎。聰明畏不可以聰明。貼與禮明畏貼明討。只渾說為是聰明。泛以善惡

問見言明畏。泛以福善禍淫言。兩聰明字。兩明畏字。皆就天說。兩自我民內

包民之視聽好惡。意矢無心。皆在人心。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遠于

上下。只申上一句。歸重民一邊。敬字在心上。看有土指君說。敬哉者。寅恭無

間務不違乎民心所受之中。懋不違務不失乎民心好惡之正。敬民正所

以敬。人勿以敬天敬民。而平看此節。止與無教。逸欲節對看。上陳知人之謨

而終之以教業。此陳安民之謨。而終之以敬。可見用人行政。皆本于心也。

汪末真曰。聰明明畏。皆以靈爽言。顯然示人者為明。赫然示人者為威。雖合

好惡不必分開。二自字與在一般。衆心所同然。便是天若說天因乎民。則

與天為二矣。達于上下。是通達語。敬哉有土。倒用句法。敬只是寅恭。懋勉意

○項仲展曰。論安民歸于天。論奉天以安民。歸之敬。天字是血脉。敬字是主

皇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湯曰。俞乃言底可績。皇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思日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皇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

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皇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

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合泰皇陶曰。我所言知人安民。誠有當于為治之理。非徒可言。而寔可行。為

君者。弗以難自阻可也。禹曰。俞汝言致之於行。信可使官人當而黎民懷。非

虛言也。陶曰。言可底績。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以此言贊助於帝。

以成其治。如帝欲知人。則思贊之以迪智之德。而成浚明亮采之治。帝欲安

民則思賢之以迪仁之德而成傳庸命討之治予之心如是而已。臯陶責難之意亦至矣哉。

析講此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而勉君以行之也。朕言包篇內意講可底行非自誇之辭乃望帝力行之意。正責難之辭禹俞臯之言亦勸帝之果於行也。底可績亦以篇內意講如行知人之謨則師師其凝之績可致行安民之謨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與夫三凶不足害治之類皆是。下文襄字內亦此意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贅贅襄哉又應可底行上去臯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全是責難之意行而有成謂之績發明知人之謨尤詳於安民之謨者必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朱子云知人為安民之先。○參知人安民為一篇之體要。○建德一言又為知人安民之綱領則不易之論也。○馬君常曰前曰九宣日嚴又曰一日二日至此又曰日贊有惜時圖治之意思字有深意於不用力處見力於無可用方見思不但信帝必行且自必能助帝行見有虞君上下一心故都俞咨嗟之類皆良喜之之見于此。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全音此篇分三段看首節至象刑惟明承上篇來皆一時保治之言以安止幾。○虞為主憂季二節見功成樂作之盛及治之極功也末則舜臯責難保治之。○歌見聖治已極至心本無極也三截各不相蒙無事牽合然通篇大旨總在。○致教保治而已。○昌言八節大旨禹承命昌言往事其意在帝慎位及帝責。○引違格頑禹終謂當慎位黎獻敬應即前不應後志意無若丹朱帝其念哉。○即前值乃在位意予創若是荒度土功即前予台孜孜意不過因論格頑申。○理前說以勉帝耳至帝曰迪朕德二句正答前禹思日孜孜之所致臯陶方。

祇二句又答前問思日贊贊之所期蓋臯陶益稷雖分二職言定出一財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臯陶曰俞聞汝言

致音對塾都念反賦古法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
夫長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
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
前也如傳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於天浩浩
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于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轍山乘櫟也輶史記作橋漢書作輶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擡行泥上標
史記作橋漢書作輶以鐵爲之其形如輶也輶下上山不蹉跌

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去
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溢濕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
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閉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
鮮水土木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克飽也九川
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畝一畝之間廣二畝
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
不及遂溝洫者舉大小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澮澮
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播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
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
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置之
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
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

而已師法也。皇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合泰帝舜既聞皇陶知人安民之謨而好善之心無窮因呼禹曰皇陶迪德之謨理大旨遠切於身關於治直盛大之言汝與皇陶同心輔治亦當以善言進我不可隱也禹拜而嘆美謂皇陶之謨已至夫更何言予思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往惟日孜孜以保治而已皇陶曰吁所謂孜孜者如何禹曰往時洪水爲害下民困于水災予以水發源于山故乘四載相視高下以爲治水之經紀而循山伐木以通水之道路是時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教民漁獵進衆鳥獸魚鼈之肉于民使食焉先決九川以距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洿澮以至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水患漸平又與稷教民播種然耕種方始粒食尚艱仍進衆艱食之民以鮮食焉迨夫水患既平而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因懲勉其民使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然後庶民乃得粒食萬民始得立紀綱施政教而興也

成功之難如此子所以思日孜孜也皇陶曰汝言良是我君臣所當法也

折講此禹承帝求言而示以保治之實也舜進禹而陳謨見聖人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聖人保治無窮之念汝亦對皇陶而言昌言指皇陶子何言二句一氣說思字重看孜孜在心上說兼君臣在內須舍下文治水成功意講此句包益稷一篇意吁者言豈復無謨之可陳如何者言所謂孜孜者何在洪水以下正詳所以孜孜之意洪水三句提起水患當治意重下民皆墊句治水專爲民也以下分三節看子乘四載三句是治水之始事子決九川四句是治水之時事懋遷三句是水平後之事節節有艱難意川曰決映澮曰濬濬者治而深之之謂川不必濬但通其淤塞而已暨稷播句緊承映澮距川來播字一讀稷隨禹功所施之處教民播種以進艱難之食於民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日艱民尚艱於穀食故兼奏鮮食暨益暨稷云者

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官。治水之役。皆所偕行。故所至之處。皆能助禹。如此也。懋。遷。句。不。受。暨。稷。之。文。此。周。司。空。事。不。煩。稷。也。懋。字。就。禹。勉。之。說。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懋。勉。其。民。使。以。山。林。川。澤。之。貨。易。其。粟。粒。實。人。皆。粒。食。意。遷。者。轉。輸。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居。謂。所。宜。居。積。如。近。水。者。居。魚。鼈。近。山。者。居。果。實。之。類。烝。民。二。句。總。承。上。說。言。經。營。如。此。其。難。夫。然後。衆。民。乃。有。粒。食。萬。邦。於。是。興。治。邦。又。從。民。粒。食。來。萬。邦。指。侯。國。不。指。民。作。又。就。建。官。弼。服。揚。文。奮。武。事。事。脩。舉。上。說。曰。乃。者。難。詞。見。前。此。糧。食。今。始。粒。食。也。曰。作者。方。興。之。詞。見。治。功。前。未。之。興。而。今。始。興。也。每。段。皆。寓。教。後。意。蓋。欲。視。烝。民。之。粒。常。若。天。下。之。飢。視。萬。邦。之。又。常。若。天。下。之。溺。而。保。其。治。予。有。終。耳。俞。者。然。其。成。功。之。難。而。當。保。之。也。昌。言。謂。言。儆。戒。乃。盛。大。之。言。也。師。是。師。之。以。保。治。不。是。法。之。以。進。言。兼。君。臣。在。內。陶。思。在。日。贊。贊。禹。思。注。孩。孩。陶。所。思。在。圖。今。以。善。後。禹。所。思。在。念。昔。以。圖。今。此。意。又。陶。所。表。及。及。

不曰師汝昌言

都勞績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後志以

禹既嘆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歸。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卽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審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合。參。禹。曰。都。天。位。至。重。保。之。甚。難。雖。已。治。已。安。此。位。却。不。可。稍。忽。帝。當。內。慎。于。心。外。慎。于。事。以。居。是。位。可。也。帝。深。然。之。禹。因。推。所。以。慎。位。之。意。曰。慎。位。之。本。在。于。內。外。人。已。交。修。而。已。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統。攝。于。心。人。心。受。中。以。生。皆。有。至。善。不。遷。之。理。所。謂。止。也。帝。當。克。去。私。欲。涵。養。道。心。使。此。心。常。順。適。乎。天。理。而。不。紛。擾。于。人。欲。則。能。安。汝。止。而。有。以。立。應。事。之。本。矣。然。事。不。合。理。亦。心。之。累。故。必。惟。幾。審。于。念。慮。方。動。之。時。使。所。發。者。有。善。無。惡。而。不。違。乎。止。焉。必。惟。康。省。于。事。務。將。成。之。際。使。所。安。者。悉。合。于。善。而。不。拂。乎。止。焉。惟。幾。則。不。輕。動。惟。康。則。不。苟。成。知。是。則。有。以。盡。處。事。之。要。而。密。安。止。之。功。矣。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必。輔。弼。之。臣。皆。能。盡。言。規。諫。或。君。心。有。未。安。君。事。有。未。當。則。直。以。彌。之。既。密。安。止。幾。康。之。功。于。已。而。又。資。其。輔。于。人。人。已。交。修。而。慎。位。之。道。不。以。盡。乎。以。此。交。修。之。德。動。而。見。于。政。治。天。下。無。不。至。應。固。行。待。我。上。未。與。意。之。也。而。慎。為。誠。也。修。之。德。顯。然。受。命。于。帝。則。上。

萬。中。重。啓。命。與。以。休。美。之。福。矣。慎。位。之。教。如。此。帝。可。不。孜孜。以。慎。乃。敢。言。折。讞。此。禹。陳。謹。位。之。說。正。致。致。保。治。之。事。也。上。曰。予。思。日。孜孜。此。曰。帝。慎。乃。在。位。其。意。相。承。言。予。請。治。者。固。不。可。以。治。已。成。而。不。孜孜。而。帝。主。治。者。尤。不。可。以。治。已。成。而。不。慎。位。也。位。即。臨。民。事。天。之。位。慎。即。謹。無。一。日。不。謹。無。一。念。不。謹。猶。下。安。止。幾。康。意。蓋。下。內。交。修。正。所。以。謹。位。者。安。汝。止。二。句。相。關。意。上。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也。安。汝。止。是。該。貫。動。靜。工。夫。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蓋。止。之。理。雖。隨。事。隨。物。而。當。定。原。不。易。捉。摸。惟。能。絕。去。私。欲。涵。養。道。心。將。此。心。常。安。于。理。而。不。為。外。物。所。搖。則。應。事。之。本。立。矣。惟。幾。惟。康。正。安。止。切。要。關。頭。二。惟。字。有。力。蓋。人。機。動。便。易。差。幾。則。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此。有。以。審。其。發。則。止。不。華。昧。康。者。事。理。之。至。當。人。心。穩。懽。處。此。有。以。省。道。安。則。止。不。動。搖。而。安。止。之。道。得。矣。注。審。省。字。正。貼。惟。字。俱。在。未。為。之。先。說。弱。直。主。臣。惡。言。亦。就。格。心。正。事。講。根。安。止。幾。康。來。謂。君。之。存。心。處。事。有。謹。乎。止。

則正直以匡救之也。惟動以下緊承君臣交修說得民得天平看。總見當慎之意。動字泛就人君所為言。如一人有事于四方。意候志是形容不應意言民之翕然順應。若有預先伺笑于君。未舉意之先者。如吾志在厚生而民之樂生與事不待勸相之已加。吾志在正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章程之已布是也。餘可類推以昭受以字。謂以是內外交修者而受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圖成也。申命者。向已命為天子。今重命之使之有常而用是申命。以休美之也。用休亦帶在申命內。是久安長治之謂。即人君休美之事也。如是則臨民事天之位可守之。勿失而粒食作乂之治可保之。無窮矣。陸寔府曰。安止合內外工夫。幾康所安止中事不可分動靜對看。止處原曰安非有止在此而我安之也。止而曰汝止原舜所自有也。止不可捉摸。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閑空。又落以滅須是。即本體為工夫。止與心為一。故曰安汝止。止原合人已而成。獨直是以其止之同。即其止之獨。非可以口舌得也。不應昭受。止中原有此理。安止幾。求則動靜不差。吾心循適處。即天人同然處。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味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合蔡帝曰吁。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臣哉其我之隣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于臣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因而承之曰。俞。恭深以臣隣之義自任也。析講此帝有感于弼直之語。而反覆言臣職之重也。臣隣內要將弼直意講。

彌而不直則失其為鄰之義矣亦失其為臣之職矣禹曰俞者因因帝言有
其于心亦有以彌直自任意楊復所曰臣字從上彌字生來隣字從上位
字生來禹云慎位舜云欽隣恰好相應要看四哉字得味嘆口氣而責望于
臣之意自見臣難違言略指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龍音南轍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
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
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左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係也日月似
不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
制制自黃帝而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
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雌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
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
鄭氏讀作蕭紱也紱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
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
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
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
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
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雌為首蓋亦增
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
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

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合參帝曰。臣所以為降之義。何如。君臣雖有尊卑之分。而相須寔有一定之誼。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運行。資耳目以視聽。是臣寔作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予憂民之未教。欲勞來匡直以補助斯民。使歸于善。必賴汝為臣者。敬敷式和。助予以溥教思焉。予憂政之未布。欲勵精圖治。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必賴汝為臣者。亮采惠時。代予以有為者。非作朕之股肱乎。予欲觀古人衣裳之刑制。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畫于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刺綉于下裳。其畫與綉。必用五采之物。雜施于繡帛之間。以為五帝三王成朝祭之衣服。而使等威有辨。上下有章。必賴汝為臣者。為我明其大小。俾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焉。予欲聞六律所和之五聲。五聲所被之八音。以察政之治亂。其辨之。以樂則知其政。和其聲。哀以怨。則知其政。華其聽。與察。只用朝廷所出之歌。味民間所納之歌。謠為之。蓋出納之五言。本有治忽之寔。在內。故以五言之。協于五聲者。播之六律。八音以為樂章。驗其和與乖。而知政之治忽也。必賴汝為臣者。聽樂而察政治焉。有以保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非作朕之耳目乎。

析講此因上文所味。臣隣而詳。臣所以為隣之義也。但語意更進一層。蓋隣以家喻。股肱耳目。以身喻。身較家更親。不可以股肱耳目。比四隣。須知翼為明聽義。已盡股肱耳目。特隣字之義。未盡。故下以彌達屬隣。取其格非。教過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下文汝翼。汝為。即作朕。股肱。汝明。汝聽。即作朕耳目。左右以教言。汝翼。即欲臣輔翼。此左右之事。宣力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汝為。即欲臣幹辦。此宣力之事也。古人之象。即下十二章物。古人衣

裳之象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畫于上衣衣曰繪者取清輕上升之意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以絺繡于下裳裳曰綉者取重濁下降之意皆取物以象其德服朝祭之服也采色一也未施于繒帛者為采既施于繒帛者為色汝明者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審音樂之乖和便可察政治之治亂其聽與察只用出納之五言者蓋太史采風謠朝廷陳雅頌出納皆有言但詩歌未必皆入樂章而樂章則必選用詩歌是出納之五言乃聲樂之原也上可占朝廷政事下可驗民間風俗故用察治忽汝聽者察其乖和得失之分治則保之忽則更之也臣作君之股肱耳目者如此四汝字四字相應正責望于禹之意王字太曰股肱耳目有一體相成意左右有夾持之意貼肱宜力有達表之意貼股服以象德故曰古人之象服非其德之稱不明孰甚焉出五言即朝

五頌韻語以教民者納五言即太史采民風以達于上者本有治忽之意內自子開至五言當一氣說○詩曰雲曰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也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皆君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也華蟲雉也五色皆備取其文也此大夫士之象也六者繡之于衣其序自上而下者也宗彝上尊盛鬱鬱者有虎彝雉彝以宗廟祭器故曰取其孝非取其虎雉之孝也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米取其養黼取其黻取其辨此六者繡之于裳其序自下而上者也蓋衣則日月為尊裳則黼黻為尊疏云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不至黼黻大夫粉米士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陳大猷曰上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志務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一心也君猶心臣猶體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汝翼為明聽以遂予之欲臣以君為心也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日月至五色只說得

作服二字六律五聲八音只當得作樂二字服有尊卑貴賤之等故欲汝明樂有乖和愉怫之情故欲汝聽

于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毋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隣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合參夫臣隣之義其切如此然則為隣而司弼直者汝之責也故我之政教禮樂或戾于道汝必盡言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之毋阿徇于前而則諛以為是而私議于後背則毀以為非此不直者之所為非所望于汝也汝必其所以為四隣之職而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析講此申結上弼直隣哉之義而以匡救之責屬望于君也此弼字有工夫以政教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欽字從前望字生來禹望帝以慎君位帝故望禹以敬臣職違字要看得細即幾微違悞皆是究竟舜何嘗有違

庶幾謂說之在時侯以明之據以記之書用識哉欽直生哉

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下也不直也讒說即舜所望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嗜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鴈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鴈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志也錄其過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姻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

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譏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典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卽龍之所與。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合參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于已矣。人心不同。彼群臣中。倘有頑譏而不。在忠直之列者。亦未可遽為棄絕也。必多方以教之。小人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射侯以明驗。其果頑譏與否。蓋心之不正直者。射必不能多中。以此明之。使不得自附于忠直。以起其改過之心。又必施鞭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遷于忠直。特記于一時而已。又必錄其過惡。以識于冊。使之惕然。儆懼以為知改。則惡名可除。不知改。則惡名不泯也。所以然者。欲其懲創悔悟。變頑譏而為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然于天地間。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教之如此。可謂至矣。然猶不知其果能

否也。又必命掌樂之官。取其敷奏復逆之言。時時播揚于樂。如言中理而。于樂者和。是解改也。則進之用之。如言悖理而被之樂者。垂是不能改也。然後刑以威之。以此立教。何頑譏之足慮哉。

析講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教忠直于人。頑譏乃而從。而有後言者。時字指忠直言。候明是示以觀德之教。捷記是懲以朴作之教。書識是儆以記過之教。欲並生句。總承上三句說。見不忍遽絕之也。納言是改于心而納于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才為職。故屬之也。時字卽常常之謂。時而揚之。則勉強于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教說格者。格去其不忠直之心也。從颺言上見承之庸之者。能改則並生之心。遂矣。故進之用之。使與忠直者並列。威之者。不改則並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威之是尚有望其感格意。○項仲昭曰。譏說舜所

其聖不得已而教之。教之不率則刑。總。是。制。服。意。不。重。用。之。上。舜。為。相。而。去。四。凶。今。以。此。而。托。禹。蓋。相。職。也。亦。欽。隣。之。餘。事。

禹曰。會。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故。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命。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遠。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照。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旃。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于。無。功。矣。

豈。特。庶。類。頑。讒。說。為。可。慮。哉。

今。參。焉。曰。威。格。頑。讒。帝。言。固。然。我。則。以。為。加。之。以。威。不。如。化。之。以。德。誠。使。帝。德。光。輝。著。于。天。下。至。于。海。隅。蒼。生。之。地。莫。非。是。德。發。越。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萬。邦。黎。庶。中。有。素。懷。忠。直。而。為。賢。者。皆。願。為。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時。舉。而。用。之。耳。奚。患。翼。為。明。聽。之。無。人。乎。舉。用。之。道。當。何。如。彼。賢。者。之。初。用。也。必。有。自。獻。之。言。則。使。敷。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忠。直。之。蘊。及。其。既。用。也。則。必。有。可。見。之。功。則。就。衆。人。之。功。而。明。試。之。以。考。其。忠。直。之。寔。其。中。有。功。績。素。著。與。敷。陳。之。言。相。合。者。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忠。直。之。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盡。其。任。用。之。道。如。此。則。凡。在。位。之。臣。誰。敢。不。以。忠。直。互。相。勸。讓。敢。不。以。忠。直。敬。應。上。之。所。期。望。哉。至。是。則。不。惟。黎。獻。效。用。而。頑。讒。亦。化。矣。使。帝。不。如。是。而。但。加。之。以。威。即。今。所。用。之。臣。無。不。率。為。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頑。讒。可。慮。哉。信。乎。尚。威。不。如。尚。德。也。

析講此禹因舜欲以威服人而啓之以德化人也。只從上威之一字說來。光
天之下至海隅蒼生作一句讀。帝光主施于禮樂教化者而言。是其德之登
見處天之下以至海隅蒼生是極言帝光所被之遠也。萬邦黎獻指未用者
共惟帝臣之惟訓思字其惟者言無一人不思爲帝用也。此皆由帝德感化
所致。惟帝是舉。卽翁受敷施之意。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舉之之道。大
納其言以觀其蘊。是任用之初。事明衆以功以考其定果有功矣。則資賜中
服以厚其報。是任用之後。事以上言明德。致賢而又善用之。如此誰敢二句
承上二邊說。誰字指黎獻之已在位者言。讓字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
蓋相讓而爲忠直也。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二句一逆讓只
是一意。二敢不字皆在心上發。揮見習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意帝
不時謂不務明德用賢而專欲尚威也。在位者大同誕慢日進。無功言無後
讓善敬應之風而不特頌讓爲可也。馬君常曰。帝光天至敬應言用下
本有君身全節。只重帝光天之下二句。敷納三句卽行舉處。非修德也。
重誰敢二句只與帝德相感通。不必雙承化。原意在言外。帝不時以下反是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
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迺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皇罔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頌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頌頌不
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暴蕩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於家也。殄絕
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
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
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
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

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南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薦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賞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不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論以之。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外可乎。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事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令泰帝當勉于修德無若丹朱傲惰怠慢逸遊是好傲虐是作其慢遊也。無晝無夜顧顧不休其傲虐也。因水行舟且則比小人而淫亂于家。帝堯用殄其世而不傳以天下我亦懲戒丹朱之惡。故初娶塗山氏之女甫及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啓生呱呱而泣予不暇顧念惟大相度水土而平治之不致少怠水土既平疆域可定。于是因地之遠近輔成以成五服之治。除王畿千里之地每方五百里畫爲甸服。其外爲侯服。又外爲綏服。又外爲要服。荒服。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官職可建。以九州之內迫近王畿

向國有牧親之矣。今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同爲牧伯。以糾群后。九州之外。迫近四海。何國設官主之矣。今每方各建五人爲之長。使統藩屏。以順中國。經理天下之制。詳內畧外。如此。是以內外之臣。皆蹈行德教。而有成功。可紀焉。獨苗頑不肯就工。乃不忠不直之尤者。帝其念之。而修德哉。帝曰。諸臣蹈行德教。由汝治水。勦服建官之功。皆以次第而舉。然有一之梗化。亦非所以成汝之功。敘也。皋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五等象刑。惟明其輕重大小。使則當民服。則不者。亦畏而化矣。可專恃我之德教哉。析講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冀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傲之一字。爲衆惡之本。惟漫遊五句。是傲之寔。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予劓若疇。是言已亦當戒丹朱之惡。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下文敘許多勤勞。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朱之惡。而然糾玩來。只是一个思日夜孜孜之意。度土功平水。而建官。一惟字緊承上。參。參生子亦不暇。而此一段。是治水之事。而

五服二句。是定疆域之事。州十有二。師三句。是建官職之事。分三項。看于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爲之師。使之佐州。牧以糾諸侯。治之。詳是治之。以必治也。九州之外。迫近四海之處。各建立五人。以爲之長。使之率蕃夷。以衛中國。治之。畧是治之。以不治也。各迺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來。而平水土。弼五服之意。亦不可脫。如云享平成之利者。蓋廣文命之敷。在疆理之內者。各效句。宣之職也。以上皆禹戒丹朱之傲。而爲之者。帝其念哉。根預位來。欲帝戒丹朱之傲。而益敷文德。不徒刑以威之也。迺朕德與。各迺有功。同方施象刑。正是祗敘處。方字重看。有將來未艾之意。施刑未必施之苗民。但象刑明于天下。則惟明克允。而苗自無不服也。禹之意。專欲明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專以德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已之德。爲必可致治者。聖君憂世無窮之心也。迺朕四句。不重贊禹。亦不重倚賴皋陶。而托重共保之意。隱在言內。○逆志十二師。卽十二牧。自其養民。則云牧自其

教民則云師天生斯民使司牧之師牧一也師亦長也○上功廸功有辨土
 功是五行生物之功廸功是師長趨事之功廸功即工又有辨師長皆廸德
 有精可考故言功三苗猶未丕敘尚煩德化故但言工○帝其念哉此右極
 重兩節結局在一念字不必粘緊三苗蓋禹辭在三苗意在天下特借三苗
 為外懼欲帝孜孜思念益廣德化耳○思日孜孜禹勤勞在已往故帝敘禹
 功亦以已往蒼之思日贊贊陶刻勸在將來故帝稱陶德亦以將來蒼之兩
 方字正從思日贊贊出此不但蒼禹並答皐陶○白虎通曰舜大聖人也而
 益戒怠臯戒逸禹戒傲豈憂其不免而預防抑知必不然而姑戒耶益人心
 惟危自昔所畏矣

擊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
 祝故鐘鏞以間鳥獸賡韶九成鳳凰來儀

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
 比故曰以詠蓋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
 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
 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
 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故郭璞云
 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故狀如
 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鈕刻以籥櫛之籥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
 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櫛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
 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
 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
 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
 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

或其遺制也。踰踰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踰踰然也。簫古文作箛。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箛。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箛者。則箛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開。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虞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踰踰。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踰踰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其之致。神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且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風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壽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合。衆。夔曰。功成樂作。帝王致治之極隆也。德盛者。樂備。樂備者。感深。以臣之所司。而知其然矣。試舉樂之作于宗廟者。歷言之。樂之始作。升歌于堂。堂上

之樂以人聲為主考擊鳴球搏拊琴瑟合于味歌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
 則堂上之樂和矣但見祖考來格于祭祀升朱在助祭之位與群后以德相
 讓而化其傲慢進于雍和則神人無不和可知堂下之樂有管鼗鼓擊祝以
 合樂致以止笙鏞共引與堂上之樂間迭而作則堂下之樂和矣但見鳥獸
 至蠢亦蒼蒼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然樂分上下總各蕭韶一詠一間是蕭
 韶之一戒如是者九則為九成但見至和之極感通益神雖至靈如鳳凰亦
 來舞而有容儀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容之表者而何以致此
 析講此是后夔復命之詞蓋備舉聲樂之全而著感通之妙以形容帝德之
 盛也不重后夔自敘上樂有聲有容此只在身上說夔擊至以詠是言堂上
 之樂下管至以間是言堂下之樂蕭韶二句總承堂上堂下來樂有八音鳴
 球石音也夔擊者輕重擊不違節制之謂琴五絃瑟二十四絃琴瑟絲音
 也搏拊者重搏輕拊高下而有抑揚之謂鼗鼓詩章也日以詠者石絲之
 聲清故取之與人聲相和使鳴球琴瑟之音按歌聲而調合也如考
 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虞賓二句串重虞賓上在位在助祭之位虞
 賓至位為其一時和敬所感視諸侯之德皆為勝已而有撝謙不足之意祖
 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賓素傲慢而德讓舉此以見神人無不和也下字提
 看與堂上對管竹音也鼗鼓革音也鐘金音也合止祝致要看得
 分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繼作及其終
 則後致以止之則合止是每一成之合止以器在堂下故列鼗鼓之下以間
 通承鼗笙鏞而言謂與堂上之詠歌迭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數者始作
 也踳踳寔有和樂感通之意鳥獸至蠢而率舞舉此以見物無不和也以詠
 以間皆重人聲上以詠是合夫人聲以間是間夫人聲蓋人聲作樂之本也
 蕭韶即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蕭韶也以詠以間之一周
 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歌惟敘九敘惟歌故作樂以昭

德象功亦極于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備也樂至九成樂之和至此而極感物
 至鳳凰感通亦至此而極末要歸重帝德意○疏義云祖考尊神故言于堂
 上鳥獸微物故言于堂下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
 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姚承菴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曷
 綴于以詠下鳥獸踏踏曷綴于以間下鳳凰來儀曷綴于九成下曰此統言
 其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耳因以詠是人聲故以祖考虞賓群后言耳以間間
 于詠而不獨人聲故以鳥獸言耳要知祭主于格祖考樂主于和神人祖考
 格群后讓即無鳥獸之踏踏可也周禮大司樂一變降天神再變出地祇九
 變致人鬼古人專如此想像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誥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者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特
 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清也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
 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磬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
 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王記曰天下大獸
 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
 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誥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誥則人無不
 和可知矣

合衆夔曰八音之中石磬最難諧和予于大者重擊之以發其聲小者輕擊
 之以審其韻則石聲和而入音無不和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
 但見百獸相率作舞而物無不和矣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不
 相疑忌而人無不和矣孰非帝德所感哉
 析講此亦后夔所常言者獨言石以該衆樂總是見聲樂感通之妙也不可
 與上節分宗廟朝庭看百獸相率而舞是各得其性而和樂鼓舞之意庶尹

是衆官之長允諾就心上說謂其師師而無媿嫉信能諾和其衆也曰百獸則物之類盡曰庶尹則人之類盡前言祖賓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王熙哉皇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慶省乃成欽哉乃虞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蓋隆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命往欽哉

明音芒。勝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爭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初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容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爲事則人君之治爲之興也。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勅。率總率也。舉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皇陶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虞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皇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首難於君皇陶作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與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禹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合泰帝欲保治無窮將作歌以責難于臣而先述其意曰天命無常而治亂

安危相爲倚伏其可忘戒勅之心乎蓋天無間於須臾一時不勅則天命失矣必朝乾夕惕時時勅天可也天無間于幾微一事不勅則天命失矣必防微杜漸事事勅天可也乃歌曰臣爲君股肱果能喜于乘時圖幾邪輔相有賴而元首之治勃然興起百工之事熙然克廣股肱可不勉乎臯陶欲廢歌而責難于君亦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譟言曰帝欲勅天保治當思念之哉君者臣之侶必總率群臣興起事功但銳于興事者易至紛更又必謹守成憲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所以開勅天之始也事既作矣然不有以考驗之則銳于始者或怠于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當考績于三年黜陟于九載數省其成功使無誕慢欺蔽之失所以要勅天之成也興事考成二者皆帝所當敬念者也於是續成帝歌以勉之曰爲元首者果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者成將見股肱本法修職而良哉庶事熙然就理而康哉又作歌以戒之曰爲元首者須瑣細碎而失之業墜將股肱皆不勑于職而惰

哉萬事皆不克就緒而墮哉帝曰俞我爲元首固當敬矣汝等爲股肱其職必以良自勉以作自戒敬以盡勅天之道可知也析講此記有虞之君臣交相責難以見保治無窮之心也與上亦不相蒙上記功成樂和見治之極而此記其作歌見治雖極而聖心無極也通節重保治上以天命爲主作歌是作保治之歌勅天之句申勅天虛惟時惟幾正勅天功天天命所謂勅之威也傳中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此正言其無常而不可不勑戒之意非特治亂爲天命也時以天言是命之流行而不已幾以人言是命之潛伏而孔昭惟字重看無時而不勑勑者常謹未然所謂日監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勑勑者常防未萌之欲所謂察微知著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此內便有賴臣分理意方與下歌意合蓋帝將作歌以責難于臣故先用此起之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勑天時幾貫君謂元首臣謂股肱喜對愔字看股肱喜哉者明作以亮天工奮庸以熙

帝載真能立於有為也。下二句承此句。元首起哉者，左右有人，則順時為治之思愈奮，輔相有賴，則統理萬幾之道益弘也。百工熙哉者，隨時而敘治具以之，畢張圖幾而成治道以之，四達也。拜稽者，致其禮也。颺大也，颺言者，動君聽也。念哉二字，虛亦承上勅天說來。下二段正所當念者，事與成俱屬臣而倡之，考之則在君，臯陶之意以為帝以勅天之道望諸臣，不若以勅天之道倡諸己，蓋股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本作當有以率之，興事即喜意，率作興事是乘時圖幾之意，慎乃憲憲是作事之法度，慎者恐其過于興作也。此句亦是率作中事帶講，重率作邊數考其成是九載三考之制，屢者要見以時舉行之意，兩言欽哉者，興事而不敬則必怠，有為而為之或至于紛更考成而不敬則必玩于已為而為之未覩夫成也。道言以儆之也。此臯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便見責難于君意。方與下歌意合，帝之意在十貴臣本及所以馭臣之道，故廢續帝歌以成其義。元首明哉三句，本率作者

方與下各照元首明哉者，率作考成勅時幾于上，真有以互勅天之倡也。良者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共輔勅天之治，直能立於有為也。康者事因人而康，功已成而可放，時敘于勅天之後，莫不熙然就緒也。康哉雖頂元首明哉，其長意亦不可少。良即帝所望之喜康，即帝所望之熙而一由于元首之明，此三句臯陶所以勉辭也。業維則無兼總之明，皆則無奉職之厚，此三句臯陶之績而一由于元首之叢，此三句臯陶所以戒辭也。六句皆勅天保治意，往欽哉往是通命，群臣不專指臯陶，欽字重看是勅天能喜能良之謂，臯陶言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勅其臣，君臣保治之心不越乎一敬，虞廷之治于是乎不可及矣。大矣功成樂作，帝治極矣。然危亂之機常在于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戒以為歌詩，詩亦樂之本也。保治只在勅天，常人求天子，大求天子，已人事之盡，即天

書經下解 卷之二 虞書

七

八

也不失其時不忽其微。即勅天之至精至密者。故歌云。臣喜而乘時圖幾。則君亦起而乘時圖幾。百工。則乘時圖幾之驗也。非乃謂無妄不可以復往。而治不可以更加。于振。而治之中。知。雖。察之意。欲。臣。喜。于。興。事。須。為。作。之。然。意。為。不。可。輕。有。為。臣。喜。而。有。成。須。綜。核。之。然。垂。亦。復。易。為。忘。為。作。與。非。臣。可。貨。須。自。執。業。自。持。此。所。以。足。歌。之。不。備。也。為。明。臣。以。任。事。為。良。知。人。判。賢。者。得。行。其。學。任。事。則。不。肖。不。得。苟。容。于。朝。此。事。事。所。以。安。康。也。以。一。人。之。身。代。百。工。之。為。是。豈。難。動。而。掣。肘。有。力。沒。用。既。是。情。事。所。以。隳。壞。也。歌。本。為。勸。天。而。在。君。臣。和。無。一。語。及。天。修。人。事。所。以。勸。天。命。也。○典。謨。說。去。無。其。敬。字。信。乎。聖。人。心。法。一。敬。可。以。盡。也。○臯。陶。兩。言。敬。正。是。念。慮。著。兩。乃。身。時。身。上。見。憲。為。帝。憲。成。亦。帝。成。全。在。元。首。不。在。股。肱。也。

書經大全正解卷之三終

